

黄河岸边燃起的红色星火

■ 白占全

青砖古院沉淀峥嵘岁月，红色旧址镌刻革命初心。不久前，我来到柳林县三交镇，瞻仰刘志丹将军纪念馆，参观红军东征突破黄河天险攻占三交镇后，在此建立的山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旧址。

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旧址为明清建筑，原为当铺，坐落在三交镇古街西南半坡，背靠崖头望战壕和兔城疙瘩碉堡，与周恩来路居处毗邻。我们一行人沿着石板古街，来到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旧址前观瞻。旧址历经九十年风雨，建筑依然保存完好，倒座窑房的墙背上醒目地书写着“山西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十个大字。整个院子呈四合院布局，东面为二层，每层七孔砖砌窑洞；西面为单层七孔砖砌窑洞；南侧原为枕头窑洞，20世纪60年代建了台阶；北面二层，一层为砖砌窑洞四孔，二层西侧有砖瓦房六间，东侧为五开间砖木结构厅房。我们去时，院内窑洞布展已近尾声，虽然一些展品尚未摆放，但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的历程与贡献依然清晰可感，它无声地告诫我们，不能忘记那段革命岁月。

1936年2月20日夜8时，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团长张振山和三连连长曾国华率领24名突击队员突破三交镇坪上村黄河天险，全歼河防守敌，后续部队迅速渡河，歼灭三交镇顽敌一营，进占三交镇。2月22日，毛泽民带领部分陕北清涧干部来到三交镇，住在石鼓院。当

日，红三十军军长阎红彦率红三十军一部从清涧马灰坪峭庙沟渡河，来到三交镇，与毛泽民一起组建了中阳县工作委员会，贺天云负责党的工作，贺建山负责青年工作，黄石山负责政府工作，着手筹建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工委成员带领工作人员，配合红军地方工作队迅速深入三交镇附近村庄，进行社会调查，开展群众工作，恢复和发展党员。工委首先深入有党组织基础的王家塔、坪头、三交等村，联系地下党员，秘密发展新党员，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并逐渐向周边村庄扩展。经过三四天的工作，发展了高建龙、张更新、薛万才等十多名党员，建立了三交、坪头、坪上三个党支部。工委组织了宣传队、保卫队、工作队，大规模开展宣传工作，组织、动员群众打土豪分财物。三交镇周围打土豪斗地主的活动搞得轰轰烈烈，许多贫苦农民分得了粮食和衣物，当地群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面对高涨的革命形势，县工委认为创建苏维埃政权的基本条件已经成熟。根据周恩来副主席的要求，苏维埃政权名称拟定为“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军事委员一人、财政委员一人、粮食委员一人、保卫委员一人，领导机构驻三交镇当铺院。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充分发扬民主，讨论确定了苏维埃领导成员候选人：主席由石滩则村享有声望的民主人士李文才担任；副主席由沿河一带很有影响的黄石山担任；高立山、李文信、李凤鸣、刘中杰是群众的杰

出代表，分别担任军事委员、财政委员、保卫委员、粮食委员。候选人确定后，由工委负责人贺天云、贺建山、黄石山分别与他们谈话。2月26日，在三交镇老爷庙戏台院召开了有一千余人参加的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由中阳县工委成员黄石山主持，县工委主要负责人贺天云宣布苏维埃领导成员候选人名单，参会群众一致鼓掌通过。贺天云郑重宣告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新当选的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文才、副主席黄石山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父老乡亲对自己的拥护和信任，表示不辜负大家的希望和重托，把红色革命政权执掌好，并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坚定地树立自己解放自己的信念，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

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在中阳县工委的领导下，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斗地主，成立农民协会。仅半个月时间，先后建立了三交、坪上、坪头、康家岭、宋家沟、宋家垣、惠家坪、曹家山、杜家庄、神堂峪、关上、郝家庄等16个村农民协会。在打土豪斗地主的斗争中，严格执行政策，没收来的粮食除分给群众外，剩余部分和筹筹集到的粮食及银洋，则运往河西陕北革命根据地。县苏维埃政府广泛动员青年参加红军，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有三百余名青年参加了红三十军。二月底，周恩来副主席从清涧马灰坪渡过黄河来到三交镇，与阎红彦一同住在三合成商行。毛泽民、阎红彦陪同周

恩来到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听取汇报。

回望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旧址，九十年前红色星火仿佛就在眼前闪烁。彼时，红军东征的号角响彻黄河两岸，周恩来、毛泽民等革命先辈踏上这片热土，点燃了三晋大地上的革命火种。千余名群众齐聚老爷庙，见证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的那一刻，这不仅是一个政权的诞生，更是黑暗中亮起的一盏明灯。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领导广大农民轰轰烈烈地开展土地革命，使广大群众不仅看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希望，提高了革命觉悟，激发了革命热情，而且看到了人民政权的雏形；它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发动群众筹粮筹款，动员大批青年参加红军、大力支援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为实现红军东征的战略目的起到了积极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的，充分显示了人民政权为人民的宗旨。

如今，这座古朴的四合院，早已不再是寻常民居，而是山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的诞生地。那段烽火岁月虽然远去，但这里的每一片砖瓦，都蕴藏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往事；每一缕清风，都在诉说着先辈们矢志不渝的忠诚。当年苏维埃干部们为民奔走的身影、红军战士们浴血奋战的坚毅，都化作这片土地永不磨灭的红色基因。吾辈当不忘来时路，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赓续红色血脉，传承先辈精神，以实干践初心，以奋进续写时代新篇章。



石楼人家(国画) 孙小农作

黄河在永济的滩涂上画出温柔的弧线，我的小院就坐落在这弧线的褶皱里。坐北朝南的两层小楼，守着一家老少五口的三餐四季，一守就是三十年。而比这小院更执着的，是每年春夏准时归来的燕子——它们把窝筑在门洞走廊的瓷砖墙上，把身影落在厨房屋檐的铁丝上，把呢喃挂在铁门的三角架上。三五只是寻常，七八只是热闹，有一年夏夜，孙女打开手机灯光数出七十多只燕子，把小院的天空织成灵动的飞燕图。

燕子最初选中门洞走廊那面光滑的瓷砖墙。常人看来，这根本不是筑巢的地方，可燕子偏偏有办法。它们衔来二三百米外澧水河畔的泥土，混着唾液里的蛋白质与矿物质，调成黏性极强的泥团，再借着墙面上那个塑料接线盒，一点点把泥团压进瓷砖上摺，尽可能扩大接触面积。就凭着这份灵性与韧劲，一个稳稳的燕窝竟在光滑的瓷砖上安了家。如今这个窝已经垒了三十年，足足有二十多厘米高，估计有七八斤重，像一座精巧的泥砌城堡，见证着小院里的岁岁年年。

小院的日子，因燕子多了不少诗意。我把燕子粪便拌在花盆里，绿萝的藤蔓爬满了廊架，君子兰的花朵开得饱满，橡皮树的叶片绿得发亮，二十多盆花把小院装点得像个秘密花园。日子随之慢下来，心也静下来，守着小院，守着家人，守着檐下的燕子。抽空读书看报，写点诗歌散文；闲时侍弄花草，只为修身养性。

燕子是懂情感的，它们识得人间烟火，更偏爱和睦人家。这三十年，燕子把家安在我的小院，不是随便找个落脚的地方，而是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了我们。每到夜晚，我们尽量不在院子里活动，檐下的灯能不开就不开，即便偶尔无奈开灯，燕子也只管蒙着眼睛睡觉，设计上必须给燕窝让道，哪怕多装两个弯头、多走几根管道、多花点钱也没关系；施工时要把材料都准备好，尽量快装快完，把噪音降到最小。师傅们笑着说，从没见过为了燕子这么费心的人家。可我们知道，这小小的燕窝，装着的是燕子的未来，也是我们的牵挂。施工的日子里，人来人往，机器

小院燕语三十年

■ 张兴平

轰鸣，可燕子们依旧如常，好像知道我们会为它们撑起一片安全的天空。

三十年了，每个春夏和初秋的清晨，我和妻子都是被燕子的呢喃唤醒的。那声音像温柔的闹钟，把小院从呢喃梦中轻轻推醒。可我常常会想，每年归来的燕子，是不是去年那些再也熟悉不过的身影？小燕子长大后是会住进旧窝，还是会去别处另筑新巢？冬末来临，它们飞向东南亚、南亚，或是非洲南部，那迢迢万里的路程，要经历多少狂风暴雨，要躲过多少老鹰、蝙蝠、猫头鹰的追捕？这些问题，燕子从来不会回答，可它们每年准时归来的身影，就是最好的答案——它们跨过山海，只为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回到这个有烟火气、有人情味的小院。

黄河依旧在永济的城外流淌，小院依旧在阳光里伫立，燕子依旧在檐下筑巢、呢喃。这三十年，小院里的人慢慢变老，燕子却年年归来。那份彼此守护的温情，从未有过改变。妻子依旧会在傍晚时分收拾院子，我依旧在小院里养花种草、读书写字。新时代的日子越来越好，可我们最珍视的，还是这份小院里的烟火气，这份与燕子相伴的宁静与温暖。

幸福其实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它就是小院里的燕语呢喃，是家人围坐的灯火可亲，是人与鸟彼此信任的无言默契。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在黄河边的小城里，在小小的院子里，守着岁月，守着家人，守着檐下的燕子，把日子过成一首温煦宁静的诗。

千年风月，只此东坡

■ 徐辉

一生辗转，半世贬谪。苏东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始终心系平安安危，关注百姓民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最苦难的岁月，成就了他最厚重的功业，也成就了他最宽厚的济世仁心。

笑对浮沉，随性从容——于人生的烟火诗意

苏东坡是千古词人、散文大家、书画圣手，更是最懂生活的人生智者。命运给予他颠沛流离，他却以热爱温柔世间。

贬谪黄州，苏东坡薪资微薄，生活困顿。幸得太守给予东坡土地。垦荒之余，他就地取材，钻研烹饪，硬生生地将官宦人家摒弃的粗俗猪肉，做成了地道美食——东坡肉。“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一碗东坡肉，千秋美食名！

惠州气候温润，尝得南方佳果，苏东坡欣然吟咏：“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管他什么瘴疠之地，管他什么戴罪之身，只要心中有阳光，此心安处是吾乡啊！儋州孤荒之所，他食得生蚝美味，偷偷告诫其子苏过：“恐北方君子闻之，争欲为东坡所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风趣诙谐，笑谈人生，悠然自适，乐以忘忧。苦难从未磨灭他的风骨，困顿从未消解他的热爱。他终以一腔豁达，把人生的风雨泥泞，活成了从容洒脱的诗意春秋。

对发妻，他痴心不改，一往情深；对手足，

他肝胆相照，生死相依；对苍生，他勤政爱民，躬耕济世；对人生，他宠辱不惊，随遇而安。

耳边，仿佛又传来苏东坡乐呵呵的笑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眼前，仿佛又现出苏子泛舟赤壁的身影：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一蓑烟雨任平生



在老家，家家户户种土豆，少则半亩，多则二三亩。初夏时节，大大小小的土豆田散乱地分布在山坡上，跟玉米田混在一起，满坡皆绿，葱茏一片，难以分辨。

待到进了六月，土豆开了花，白花花土豆田就横一块竖一块凸显出来，连在一起，形成一片白色的花海。风从山坡上吹过，一垄垄土豆花摇曳晃去，犹如雪白的浪花拍打着深绿色的海岸。此时此刻，不论站在坡顶俯身下望，还是立于沟底仰首上观，都颇见几分气势。

在乡间，没有人会在意土豆几时开花。开在山坡上的土豆花，同农家院子里开得热烈奔放的月季花相比，花朵不够硕大，颜色不够鲜艳，香味不够浓烈，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即便同房前屋后菜园子里瓜果蔬菜所开的花相比，似乎也远远不及。在乡亲们看来，土豆花实在是一无是处，不值得多看一眼。

与大人们不同，一进入夏天，孩子们就开始盼着土豆早点开花。乡下孩子最是明白，土豆开花和结果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地面上开了花，就代表着在看不见的地垄下已经结出了大大小小的土豆。土豆开花，对孩子们而言，意味着热热闹闹的、可以吃个肚儿饱的夏天正式拉开了序幕。

夏日乡间，可以填饱肚子的东西，实在是多到数不过来。地里有土豆、红薯、毛豆、嫩玉茭；树上有还来不及长大的青杏、毛桃、涩梨、酸苹果，以及“嗡嗡”叫个不停的了，还未孵出小鸟的鸟蛋；山坡上的灌木丛里，则有多种有名字没名字的小野果。不过，按时间先后，最早能吃到的，非土豆莫属。

三五个孩子，趁中午全村人都在午睡，随便挑一块土豆田，扒开绿油油的土豆秧，看哪里地垄高高鼓了起来，甚至裂了缝，先用脚斜着往一边猛踹两脚，把土踹松，再用手或半截木棍去挖，一挖一个准，总能挖出三两个半大的土豆来。

挖完土豆，把土豆秧原样覆盖在地垄上，苫住黄色的地皮，这样就不容易被大人发现了。然后迅速逃离现场，找一条高高的地埂，躲到地埂后边烤土豆。高高的地埂既能挡住人影，又能遮住烟火，安全系数最高。

田间地头捡拾一些旧年的玉茭秆、豆秸、麦秸秆，或者树枝之类，就地拢起一堆火。麦秸秆、豆秸柔软易燃，用来引火最为合适；玉茭秆、树枝耐烧，火势持久。等火烧得差不多了，撒上几把土把火弄灭，把新挖的土豆塞到柴火堆里，严严实实埋起来。过上一时三刻，香味便从火堆中冒了出来。找几根树枝将烤熟的土豆扒拉出来，撕掉外面焦黑的皮，雪白的肉便露了出来，直冒热气，咬上一口，软糯香甜。

吃完烤土豆，一个个脸上黑一块白一块，变成了大花脸。回家前，得先到小沟沟里把脸洗净，不然被大人发现免不了顿责骂。

农历七月十五前后，是收获土豆的时节。一箩筐又一箩筐圆溜溜的土豆从地里挖回来，堆放在屋子里，在砖地上滚来滚去。小脚的奶奶，隔三岔五就会煮上一锅，当作全家人的午饭或晚饭。奶奶把煮好的土豆剥去皮，放在蓝花的粗瓷大碗里，用铁勺碾压成泥，浇上一勺加了陈醋和香油的蒜泥，喊我来吃。煮熟的土豆，虽然没有烤土豆那么香气浓郁，但口感更加顺滑，配上陈醋的酸甜鲜香和香油独特的芝麻香味，让人吃了一碗想第二碗。

不过，再好吃的东西，也架不住天天吃。吃到后来，一听到煮土豆三个字，我就反胃。看我一副愁苦模样，奶奶有时也会变换花样做一些土豆吃食——把土豆切成条，裹上鸡蛋，下油锅炸熟；或者把土豆切成丝，裹上面粉，上蒸笼蒸熟，两样都能搭配蒜汁吃。奶奶翻新花样做出来的土豆吃食，一次又一次重新打开我的胃口，吃得我肚子滚圆。

土豆花开，本是夏日乡间最朴素风景，大人们已经见惯不怪，但在孩子们眼中，它是夏天的序曲，代表着美味和惊喜。

如今，虽然我已离开了那片熟悉的土地，但心中的那份情感却从未减淡过。每当看到市场上售卖的土豆，总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些与土豆有关的日子，想起那些曾经一起烤土豆的小伙伴，想起已经离我而去的、曾经竭尽所能为我准备美味土豆吃食的奶奶。

各有山河

■ 高红运

小草从不仰望大树的挺拔

扎根泥土，自有一寸天光

清茶不艳羡咖啡的张扬

淡落杯底，藏着清浅回甘

人这一生，不必对标旁人的日常

你奔赴前路，背负奔波与理想

我安于烟火，坐拥平淡的欢畅

世间百态，各有轨迹各有模样

心安之处，便是属于自己的晴朗